

翰林外史

连载二

统计学家许宝騄与昆曲

未铭

在北大数学系的历史名人中，许宝騄（1910-1970）是名声显赫的一位。他 1910 年出生于北京，原籍浙江杭州，祖父曾任苏州知府，父亲曾任两浙盐运使，系名门世家。兄弟姊妹共 7 人，他最幼。其兄许宝驹、许宝骥均为专家，姐夫俞平伯是著名的文学家。

许宝騄获得清华大学数学学士，伦敦大学博士。1947 年前曾在西南联合大学和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任教，之后一直是北大数学系教授。钟开莱、王寿仁、徐利治等都是他的学生。他是中国概率论、数理统计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先驱。在内曼—皮尔逊理论、参数估计理论、多元分析、极限理论

等方面取得卓越成就，是多元统计分析学科的开拓者之一。他于 1948 年和华罗庚、陈省身一起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的第一批数学院士。

今年 9 月 3 日，北京大学为数学学院许宝騄教授举行 100 周年诞辰纪念会。这不由使我想起一段在燕园流传甚广但是未经证实的爱情故事。故事原版大致如下：话说上个世纪 20 年代，三位青年才俊正是风华正茂之年，一位是学习经济学的，一位是学习物理学的，一位是学习统计学的，互相是好朋友，当时经常把臂同游，正准备出国留学。他们同时结识了一位娇小玲珑恬静优雅的妙龄女郎，姓王。更为



一代数学大师许宝騵

巧合的是，三人都喜欢上了她，想得到她的芳心。这位女郎见三人才貌品德学业均为优秀，无分上下，不好决断。于是说，你们出国留学，谁先取得学位归来，我就嫁给谁。结果三人均出国留学，取得优异成绩，成为本专业领域的翘楚。其中一位物理学家和王女士同结百年之好。另外两位终身未婚。还有一个版本是，王女士其实一开始就看上了那位物理学家，但是不好意思伤害另外两位才俊，只好有此一说。

这三位当时的青年才俊，一位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教授（原北京大学校长），另外一位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（原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），第三位就是今天我们要纪念的著名数学家许宝騵教授。

许宝騵不仅是一位成果卓著的数学家，还是一位有很高造诣的昆曲爱好者。受家庭熏陶，他精善音律，爱好昆曲，工昆旦兼习小生。1935年初，与姐夫俞平伯共组清华谷音社，是主要成员。解放后，在教学科研之余，经常参加老君堂俞宅昆曲清唱和北京昆曲研习社活动。下面是1941年作家老舍记载当年抗战时期在昆明生活的《滇行短记》中的一段：

“住在靛花巷的，还有郝毅生先生，汤老先生（注：即汤用彤先生，著名哲学家），袁家骅先生，许宝騵先生，

郝泰然先生。

毅生先生是历史家，我不敢对他谈历史，只能说些笑话，汤老先生是哲学家，精通佛学，我偷偷地读他的晋魏六朝佛教史，没有看懂，因而也就没敢向他老人家请教。家骅先生在西南联大教授英国文学，一天到晚读书，我不敢多打扰他，只在他泡好了茶的时候，搭讪着进去喝一碗，赶紧告退。他的夫人钱晋华女士常来看我。到吃饭的时候每每是大家一同出去吃价钱最便宜的小馆。宝騵先生是统计学家，年轻，瘦瘦的，聪明绝顶。我最不会算术，而他成天的画方程式。他在英国留学毕业后，即留校教书，我想，他的方程式必定画得不错！假若他除了统计学，别无所知，我只好闭口无言，全没办法。可是，他还会唱三百多出昆曲。在昆曲上，他是罗莘田先生与钱晋华女士的‘老师’。罗先生学昆曲，是要看看制曲与配乐的关系，属于那声的宇容或有一定的谱法，虽腔调万变，而不难找出个作谱的原则。钱女士学昆曲，因为她是个音乐家。我本来学过几句昆曲，到这里也想再学一点。可是，不知怎的一天一天的度过去，天天说拍曲，天天一拍也未拍，只好与许先生约定：到抗战胜利后，一同回北平去学，不但学，而且要彩唱！郁先生在许多别的本事而外，还会烹调。当他有工夫的时候，便作一二样小菜，沽四两市酒，请我喝两杯。这样，靛花巷的学者们的生活，并不寂寞。当他们用功的时候，我就老鼠似的藏在一个小角落里读书或打盹；等他们离开书本的时候，我也就跟着‘活跃’起来。”

根据老舍的回忆，连专门的音乐家都向许宝騵先生请教，可知他的昆曲的水平是相当专业了。



老舍(1899-1966)对许宝騵先生的昆曲水平极为赞赏

科学院故事之钟家庆与蹬三轮的

萨苏

钟家庆研究员和萨爹曾是课题搭档。钟为人侠义正直，敢说敢为而又懂得办事的方式方法，在和上上下下相处时锋芒毕露而又游刃有余，是知识分子中少有的活跃人物。与学问还不错，但寡言少语，一开口就和邓小平同志叫板的萨爹搭档，正可以弥补他的缺点。

钟性格上的优点不仅表现在社会活动中，而且在对待朋友上也有两肋插刀的豪迈，这一点他有本钱，钟的手巧，身体也好，体格强健，而且他很愿意帮朋友作体力活。

这在今天想想觉得不可思议，可是我小时候就是看着这些所谓的数学家每天干体力活，很平常，比如龙瑞麟先生，经常要趴在那儿给儿子的自行车补带，他的手艺之好，以至于我家的自行车出了毛病，也要麻烦他。忽然想起，龙先生的小儿子龙川，现在也在美国读完数学博士学位了，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他头发灰白的父亲猫着腰给他修自行车的样子。

张广厚先生去取牛奶，章兆旨先生借房子接待外宾，这都是真实的事情，我亲眼看过的，所以我始终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充满信任。

不说这个话题了，容易伤感，说钟家庆先生吧。

文革期间，萨爹在东四盖小厨房，数学所里支援他几根大木材，每根都海碗口粗，两丈多长，这可怎么往回送？

钟先生说，没问题，咱俩送吧。

于是这哥儿俩就在自行车后架子左右各绑一根大木头，仿佛两根旗杆，钟先生打头，萨爹殿后，威风凛凛地出发了，那时候北京还没有那样多的电线和汽车，就这样居然花了两个钟头，从中关村骑到了东四……

我记得钟先生，并且感激他，其中有自己的原因。

上中学的时候，萨爹不在国内，萨过马路不小心，和北京市公共汽车中最大的332路来了个亲密接触，直接进了车底。（萨这个故事至今是北京人大附中进行安全教育的经典案例。）

出事后，数学所的同仁们仗义相助，龙瑞麟先生的夫人高老师干脆搬过来住，陪着萨娘照顾萨这个惹祸精。那时候来了不少应该记住的人物，

比如，大冬天的有一天来了一位先生，身穿极精神的一身西服，在寒风中泰然自若，后来随口一问，原来是我国第一位赫哲族的大学生，数学家毕大川！大概他们老家黑龙江零下三十度的气温对他很平常，北京的冬天，只能算是“凉快”吧。

从医院把我送回家，汽车开到数学所平房前面，因为有一片小松树林，过不去了，大夫说怎么办？要不弄个担架？



著名数学家钟家庆的雕塑。屹立在其母校校园里。



第九届钟家庆数学奖获得者 2009 年在厦门颁奖礼上

钟先生看看距离，也就五六十米，再瞅瞅我，这萨也就七八十斤，于是一摆手，说不用了，我抱他吧。

这种经验大家都没有，所以都无异议，于是钟先生抱起我就往家走。

等走起来才明白，这可是烫手的山芋啊。

因为我那时浑身是伤，还有骨折的地方，哪里都碰不得，那种沉，叫做死沉。

这五六十米可把钟先生累坏了，我在他怀里，只觉得钟先生全身都在冒热气，嘴里也在喷热气，但是他不敢更换姿势，也不敢换人，只能硬撑着。

把我放到床上，身高体壮的钟先生已经满头是汗，那个喘啊——大冬天的。

后来我入医院复查，把长得不好的锁骨掰开重新接，回到家，我的英语老师石英先生又犯了同样的错误，也是觉得问题不大，又要抱我回去，结果被大家赶紧拦住，石先生体格还不如钟先生，如果没有前面的经验，闹不好就把我扔到半道上了。

不知道今天拿钟家庆数学奖的朋友们看到这段感受如何。

就是八十年代中期钟先生这种事事亲历亲为的举动也够新奇的了。

有一天，萨爹所在的数学所分桔子，每人一箱，平房宿舍数学所里的人多，钟先生就带几个学生拉着板车给大伙儿送来，天儿热，钟先生光了个光膀子，只剩一件跨栏背心，他喜欢游泳，全身晒得又黑又红。

他好像有事和萨爹讲，所以把学生和板车打发走，他帮着把桔子搬进萨爹家，抓了一个桔子，用嘴撕着扯掉桔子皮的时候，就有一个目光炯炯的 mm 凑上来了，问：大爷，您知道钟家庆钟老师在哪儿么？

萨爹听见了，刚要介绍，又打住了。

他虽然迂，但是并不傻，看看钟先生，晒的象个黑炭头，

跨栏背心大裤衩子，嘴里叼着一个桔子，这……这什么形象啊。

幸好萨爹没说什么，钟先生马上就接茬了——唔，他不住这院儿啊。

那女生说：大爷，刚才碰上他的学生，说他在这儿呢，您能帮我看看他在不在这院么？求您了，我想找机会见见钟教授，我从武汉来的。

啊……钟先生好像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。他回头看见萨爹，忽然眼睛一亮，象看见救星一样，冲萨爹一指，说，哦，我是蹬三轮的，不认识什么钟家庆，你问他吧，他住在这儿，可能知道。

说完，钟先生掉头就跑。

把萨爹给搁在那儿了——唔唔，你找钟老师啊，今天没见到他。你找他什么事啊？——我是从武汉来的，我要考他的研究生。您认识钟教授么？——唔唔，认识，你认识他么？——当然啦，您看我这个包（打开包，萨爹看到厚厚一本剪报，都是钟先生参加会议，授奖颁奖的报道和照片，钟先生西服革履，神采奕奕。）

萨爹就只会唔唔了。

那目光炯炯的 mm 还问呢——你们科学院的研究员都住在哪儿啊，我来这儿好几天了，怎么一个教授都没看见呢？

这时候，她后面有一个搬桔子的，就是吕以攀研究员，也是跨栏背心的形象……

后来，萨爹和钟先生一说，钟先生就跳起来了，不行不行，我那天那个形象，怎么见这个学生啊！萨爹说要是人家考上了，你能不要？

不知道发愁的钟先生那些日子就很苦恼，直到发榜，看见那 mm 的分数没有够上来，才松了口气。mm 去了兰州，后来多次给钟先生来信，讨教问题，兼以一叙崇拜之情，钟先生非常热情认真地回复，对她极尽帮助指点，但始终不肯和这学生见面，直到钟先生去世。

编者注：钟家庆（1937—1987），芜湖人。1956年于芜湖市第一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专业。1962年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，成为华罗庚教授的研究生，致力于多变函数与微分几何的研究。其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数学界的高度评价。1987年2月以最高评分荣获首届“陈省身数学奖”。同年4月12日，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突发心脏病猝然去世，年仅50岁。为了纪念他，中国数学会设立了钟家庆奖用来奖励优秀的青年数学家。

科学院故事之陆汝钤院士的视力问题

萨苏

在外出差，忙碌中来不及多写东西，且把当年在科学院见到的几件名人趣事随手写下，让大家见识见识所谓学问大家的形象，博大家一笑吧。

院士陆汝钤先生，数学所人称“小陆”（因为所里还有一位老陆——老一辈数学家陆启铿），是萨爹通家之好，称为大师兄，此人才华过人，但眼神一向不太好。

1960年萨爹入科学院，华罗庚亲自出题面试，结果萨爹考得满目红叉，惨不忍睹，只得了二十多分。他这人好面子，寒碜得受不了，既然没有及格，也不想让人家来赶，自己收拾行李就要走。

自行车上放了被窝卷，也免不了挂些漱口缸子毛巾之类的零碎，萨爹凄凄凉凉推到所门口，就碰上小陆师兄，师兄非常亲热，说来啦？华老给你面试了吗？

萨爹说，唉，试了，才二十多分……

陆师兄大喜，道：好啊好啊，华老的规矩，得分就是及格，你能得二十多分，不简单啊。

唔……萨爹琢磨过味来，感觉顿时逆转，看来我没有不及格啊！那也就是说我能留下了？想到这里不禁有点激动。

就在这时候，萨爹看见师兄定睛瞧他车上的行李，不禁又有些心虚，如果师兄问起来，如何回复呢？

却见陆大师兄扶扶眼镜，道：卖破烂啊？噢，你来没几天么，怎么这么多破烂？

萨爹%% ¥#%……—**!!!

这是萨爹说的，我没见着，但是我到上数学所自习写作业的时候，陆先生的毛病依然如故。直到初中我们家就一间屋加一个厨房，没地方写作业，只好去萨爹的办公室，没办法，那时候数学所的子弟差不多都是这样，条件如此。

那天，我写作业，叔叔阿姨们干活聊天，挺热闹，这时候陆先生就来了。

只听他在门外使劲地跺脚，把鞋子在擦脚垫子上用力地蹭来蹭去，进门后还在看鞋底，眼中满是厌恶的神情。

萨爹就问他：咦，怎么了？

陆先生回答的时候还有点儿惊惧，道：“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多毛毛虫，掉得满街都是，让汽车压的那个惨啊。我紧躲慢躲，还是踩了一脚……”

真是奇人遇怪事，大家惊讶之余出门去看，回来便忍



陆汝钤院士，曾任中科院数学所副所长，计算机科学家。

不住哄笑。

哪儿有毛毛虫啊，原来是杨树上的杨花挂了满树，风一吹当然满街满地的了，就搞糊涂了这位大近视眼的院士先生。

数学所后来好多人都成了“名人”，但出名是不是真的很好受没人知道。

编者注：陆汝钤 1935 年生于上海市，1959 年毕业于德国耶拿大学数学系，后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。1999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2000 年起加盟复旦大学。现为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。曾任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副所长、学术委员会主任。陆汝钤在知识工程和基于知识的软件工程方面，作了系统的、创造性的工作，是中国该领域研究的开拓者之一。